





Faint, illegible text is visible on the left page, likely bleed-through from the reverse side. The text is arranged in vertical columns and is too light to be accurately transcribed.

閱微草堂筆記卷十九

灤陽續錄一

觀弈道人撰

景薄桑榆精神日減無復著書之志惟時作雜記聊以消閒灤陽消夏錄等四種皆弄筆遣日者也年來併此嬾爲或時有異聞偶題片紙或忽憶舊事擬補前編又率不甚收拾如雲烟之過眼故久未成書今歲五月扈從灤陽退直之餘晝長多暇乃連綴成書命曰灤陽續錄繕寫旣完因題數語以志緣起若夫立言之意則前四書之序詳矣茲不復衍焉嘉慶戊午七夕後三日觀弈道人書於

禮部直廬時年七十有五

嘉慶戊午五月余扈從灤陽將行之前趙鹿泉前輩云有瞽者郝生主彭芸楣參知家以揣骨游士大夫間語多奇驗惟揣胡祭酒長齡知其四品不知其狀元耳在江湖術士中其藝差精郝自稱河間人余詢鄉里無知者殆久游於外歟郝又稱其師乃一僧操術彌高與人接一兩言卽知其官祿久住深山立意不出其事太神則余不敢信矣案相人之法見於左傳其書漢志亦著錄惟太素脈揣骨二家前古未聞太素脈至北宋始出其授受淵源皆支離附會依托顯然余於四庫全書總

目已詳論之揣骨亦莫明所自起考太平廣記一百三十六引三國典畧稱北齊神武與劉貴賈智等射獵遇盲嫗徧捫諸人云並當貴及捫神武云皆由此人似此術南北朝已有又定命錄稱天寶十四載東陽縣瞽者馬生捏趙自勤頭骨知其官祿劉公嘉話錄稱貞元末有相骨山人瞽雙目人求相以手捫之必知貴賤劇談錄稱開成中有龍復本者無目善聽聲揣骨是此術至唐乃盛行也流傳旣古當有所受故一知半解徃徃或中較太素脈稍有據耳

誠謀英勇公阿公言

文成公之子襲封

燈市口東有二郎神廟

其廟面西而曉日初出輒有金光射室中似乎返照其
隣屋則不然莫喻其故或曰是廟基址與

中和殿東西相直

殿上火珠

宮殿金頂古謂之火珠唐
崔曙有明堂火珠詩是也

映日回光耳其或

然歟

阿公偶問余刑天干戚事余舉山海經以對阿公曰君
勿謂古記荒唐是誠有也昔科爾沁台吉達爾瑪達都
嘗獵於漠北深山遇一鹿負箭而奔因引弧殪之方欲
收取忽一騎馳而至鞍上人有身無首其目在兩乳其
口在臍語啁晰自臍出雖不可辨然觀其手所指畫似

言鹿其所射不應奪之也從騎皆震懾失次台吉素有
膽亦指畫示以彼射未仆此射乃獲當剖而均分其人
會意亦似首肯竟持半鹿而去不知其是何部族居於
何地據其形狀豈非刑天之遺類歟天地之大何所不
有儒者自拘於見聞耳案史記稱山海經禹本紀所有
怪物余不敢信是其書本在漢以前列子稱大禹行而
見之伯益知而名之夷堅聞而志之其言必有所受特
後人不免附益又竄亂之故徃徃悠謬太甚且雜以秦
漢之地名分別觀之可矣必謂本依附天問作山海經
不應引山海經反註天問則太過也

多道何 四庫全書卷之
山海經入少說家余極不
爲其編多家考目時仍依
古例入地理類今又以此
誤入經目自相矛盾蓋
考之學力特近上自傳
初說之柳

胡中丞太初羅山人兩峯皆能視鬼恆閣學蘭臺亦能見之但不常見耳戊午五月在

避暑山莊直廬偶然話及蘭臺言鬼之形狀仍如人惟目直視衣紋則似片片挂身上而束之下垂與人稍殊質如烟霧望之依稀似人影側視之全體皆見正視之則似半身入牆中半身凸出其色或黑或蒼去人恆在一二丈外不敢逼近偶猝不及避則或瑟縮匿牆隅或隱入坎井人過乃徐徐出蓋燈昏月黑日暮雲陰往往遇之不為訝也所言與胡羅二君畧相類而形狀較詳知幽明之理不過如斯其或黑或蒼者鬼本生人之餘

新故出左傳以思事言也彼謂新死之鬼以久近分大小則新死之鬼以大小分於前死之鬼公矣志異家往誤用此語多違悖之誤解耶

新故出左傳以思事言也彼謂新死之鬼以久近分大小則新死之鬼以大小分於前死之鬼公矣志異家往誤用此語多違悖之誤解耶

氣漸久漸散以至於無故左傳稱新鬼大故鬼小殆由氣有厚薄斯色有濃淡歟

蘭臺又言嘗晴晝仰視見一龍自西而東頭角畧與畫圖同惟四足開張搖撼如一舟之鼓四棹尾匾而濶至末漸纖在似蛇似魚之間腹下正白如匹練夫陰雨見龍或露首尾鱗爪耳未有天無纖翳不風不雨不電不雷視之如此其明者錄之亦足資博物也

趙鹿泉前輩言孫虛船先生未第時館於某家主人之母適病危館童具晚餐至以有他事尚未食命置別室几上倏見一白衣人入室內方恍惚錯愕又一黑衣短

人逡巡入室尋視則二人方相對大嚼厲聲叱之白衣者遁去黑衣者以先生當門不得出匿於牆隅先生乃坐於戶外觀其變俄主人踉蹌出曰頃病者作鬼語稱冥使奉牒來拘其一爲先生所扼不得出恐誤程限使亡人獲大咎未審真僞故出視之先生乃移坐他處彷彿見黑衣短人狼狽去而內寢哭聲如沸矣先生篤實君子一生未嘗有妄語此事當實有也惟是陰律至嚴神聽至聰而攝魂吏卒不免攘奪病家酒食然則人世之吏卒其可不嚴察乎

門人伊比部秉綬言有書生赴京應試寓西河沿旅舍

中壁懸仕女一軸風姿豔逸意態如生每獨坐輒注視疑思客至或不覺一夕忽翩然自畫下宛一好女子也書生雖知爲魅而結念旣久意不自持遂相與笑語嫵婉比下第南歸竟買此畫去至家懸之書齋寂無靈響然真真之喚弗輟也三四月後忽又翩然下與話舊事不甚答亦不暇致詰但相悲喜自此狎媾無間遂患羸疾其父召茅山道士劾治道士熟視壁上曰畫無妖氣爲祟者非此也結壇作法次日有一狐殪壇下知先有邪心以邪召邪狐故得而假借其京師之所遇當亦別一狐也

卷之五 雜錄 未嘗以此事為
必禁而介然孤行其志而已矣 孤
躬之志 聖學尤不切語 若為那
別多生 不日已方 正志 志何
身及正 志子許之 志何 志何
之有 志不 志何 將兩 雄並一
雌耶
以得 志此 志此 志此 志此
刁為 志此 志此 志此 志此

斷天下之是非據禮據律而已矣然有於禮不合於律
必禁而介然孤行其志者親黨家有婢名柳青七八歲
時主人即指與小奴益壽為婦迨年十六七合婚有日
益壽忽以博負逃久而無耗主人將以配他奴誓死不
肯婢頗有姿主人乘間挑之許以側室亦誓死不肯乃
使一媪說之曰汝既不肯負益壽且暫從主人當多方
覓益壽仍以配汝如不從即鬻諸遠方無見益壽之期
矣婢暗泣數日竟俛首薦枕席惟時時促覓益壽越三
四載益壽自投歸主人如約為合盃合盃之後執役如
故然不復與主人交一語稍近之輒避去加以鞭笞并

賂益壽使逼脅訖不肯從無可如何乃善遣之臨行以
小篋置主母前叩拜而去發之皆主人數年所私給纖
毫不缺後益壽負販婢縫紉拮据自活終無悔心余乙
酉家居益壽尚持銅磁器數事來售頭已白矣問其婦
云久死異哉此婢不貞不淫亦貞亦淫竟無可位置錄
以待君子論定之

吳茂鄰姚安公門客也見二僮互詈因舉一事曰交河
有人嘗於途中遇一叟泥滑失足擠此人幾仆此人故
暴橫遂辱詈叟母叟怒欲與角忽俛首沈思揖而謝罪
且叩其名姓居址至歧路別去此人至家其母白晝閉

房門呼之不應而喘息聲頗異疑有他故穴窗窺之則其母裸無寸絲昏昏如醉一人據而淫之諦視卽所遇叟也憤激叫喚欲入捕捉而門窗俱堅固不可破乃急取烏銃自櫺外擊之噉然而仆乃一老狐也鄰里聚觀莫不駭笑此人詈狐之母特託空言竟致此狐實報之可以爲善罵者戒此狐快一朝之憤反以隕身亦足爲睚眦必報者戒也

誠謀英勇公言

暢春苑前有小溪直夜內侍每雲陰月黑輒見空中朗然懸一星共相詫異輾轉尋視乃見光自溪中出知爲

寶氣畫計取之得一蚌橫徑四五寸剖視得二珠綴合爲一一大一稍小巨似棗形似壺盧不敢私匿遂以進御至今用爲

朝冠之頂此乾隆初事也小溪不能產巨蚌蚌珠未聞有合歡斯由

天命

聖人因地呈符瑞

壽躋九旬

康強如昔豈偶然也哉

蓮以夏開惟

花雖晚開亦復晚謝至九月初旬翠蓋紅衣宛然尚在苑中每與菊花同瓶對插屢見於

聖製詩中蓋塞外地寒春來較晚故夏亦花遲至秋早寒而不早凋則莫明其理今歲恭讀

聖製詩註乃知

苑中池沼滙武列水之三源又引溫泉以注之暖氣內涵故花能耐冷也

戴遂堂先生諱亨姚安公癸巳同年也罷齊河令歸嘗館余家言其先德本浙江人心思巧密好與西洋人爭

西洋人所製銃礮
此槍花強一類皆極巧
兩陣相攻必恃人力
用百古軍器
之屬上機為廢物未始

祇能刻在作秘是也

勝在欽天監與南懷仁懷仁西洋人官欽天監正遂從鐵嶺故先

生為鐵嶺人言少時見先人造一鳥銃形若琵琶凡火

藥鉛丸皆貯於銃脊以機輪開閉其機有二相銜如牝

牡扳一機則火藥鉛丸自落筒中第二機隨之並動石

激火出而銃發矣計二十八發火藥鉛丸乃盡始需重

貯擬獻於軍營夜夢一人訶責曰上帝好生汝如獻此

器使流布人間汝子孫無噍類矣乃懼而不獻說此事

時顧其姪秉琪乾隆乙丑進士官甘肅高臺知縣曰今尚在汝家乎可

取來一觀其姪曰在戶部學習時五弟之子竊以質錢

已莫可究詰矣其為實已亡失或祇惜不出蓋不可知

然此器亦奇矣。誠謀英勇公因言征烏什時，文成公與勇毅公明公犄角爲營，距寇壘約里許，每相往來，輒有鉛丸落馬前後，幸不爲所中耳。度烏銃之力，不過三十餘步，必不相及。疑溝中有伏，搜之無見，皆莫明其故。破敵之後，執俘訊之，乃知其國寶器有二銃，力皆可及一里外。搜索得之，試驗不虛。與勇毅公各分其一。勇毅公征緬甸，歿於陣，銃不知所在。文成公所得，今尚藏於家。究不知何術製作也。

宋代有神臂弓，實巨弩也，立於地而踏其機，可三百步外貫鐵甲。亦曰克敵弓。洪容齋試詞科有克敵弓銘是也。宋軍拒金多倚此爲利器。軍法不得遺失一具，或敗不能攜，則寧碎之防敵。得其機輪仿製也。元世祖滅宋，得其式，曾用以制勝。至明乃不得其傳。惟永樂大典尚全載其圖說。然其機輪一事一圖，但有短長寬窄之度，與其牝牡凸凹之形，無一全圖。余與鄒念喬侍郎窮數日之力，審諦逗合，訖無端緒。余欲鉤摹其樣，使西洋人料理之。先師劉文正公曰：西洋人用意至深，如筭術借根法，本中法流入西域。故彼國謂之東來法。今從學筭反秘密，不肯盡言。此弩旣相傳利器，安知不陰圖以去，而以不解謝我乎。永樂大典貯在翰苑，未必後來無解。

者何必求之於異國余與念喬乃止維此老成瞻言百里信乎所見者大也

貝勒春暉主人言熱河碧霞元君廟

俗謂之娘娘廟

兩廂塑地

獄變相西廂一鬼卒慘淡可畏俗所謂地方鬼也有人見其出買雜物如柴炭之類往往堆積於廟內問之土人信然然不爲人害亦習而相忘或曰鬼不烹飪是安用此左傳曰石不能言物或憑焉其他精怪歟恐久且爲患當早圖之余謂天地之大一氣化生深山大澤何所不有熱河穹巘巨壑密邇民居人本近彼彼遂近人於理當有之抑或草木之妖依其本質狐狸之屬原其

故居借形幻化託諸土偶於理當亦有之要皆造物所

並育也聖人以魍魎魍魎鑄於禹鼎庭氏方相列於周

官去其害民者而已原未嘗盡除異類旣不爲害自可

聽其去來海客狎鷗忽翔不下

鷗字列子本作漚蓋古字假借然古今行用從

無書作漚鳥者故今以通行字書之機心一起機心應之或反膠膠擾擾

矣

宛平陳鶴齡名永年本富室後稍落其弟永泰先亡弟婦求析箸不得已從之弟婦又曰兄公男子能經理我一孀婦子女又幼乞與產三分之二親族皆曰不可鶴齡曰弟婦言是當從之弟婦又以孤寡不能徵逋負欲

以貲財當二分而以積年未償借券併利息計筭當鶴齡之一分亦曲從之後借券皆索取無著鶴齡遂大貧此乾隆丙午事也陳氏先無登科者是年鶴齡之子三立竟舉於鄉放榜之日余同年李步玉居與相近聞之喟然曰天道固終不負人

南皮張浮槎名景運卽著秋坪新語者也有一子早亡其婦縊以殉縊處壁上有其子小像高尺餘眉目如生其迹似畫非畫似墨非墨婦固不解畫又無人能爲道寫且寢室亦非人所能到是時親黨畢集均莫測所自來張氏紀氏爲世姻紀氏之女適張者數十人張氏之

女適紀者亦數十人眾目同觀咸詫爲異余謂此烈婦精誠之至極不爲異也蓋神之所注氣卽聚焉氣之所聚神亦凝焉神氣凝聚象卽生焉象之所麗迹卽著焉生者之神氣動乎此亡者之神氣應乎彼兩相翕合遂結此形故曰緣心生象又曰至誠則金石爲開也浮槎錄其事迹徵士大夫之歌詠余擬爲一詩而其理精微筆力不足以闡發凡數易稿皆不自愜至今耿耿於心姑錄於此以昭幽明之感詩則期諸異日焉

神仙服餌見於雜書者不一或亦偶遇其人然不得其法則反能爲害戴遂堂先生言嘗見一人服松脂十餘

長後山集卷之六
年肌膚充悅精神強固自以爲得力然久而覺腹中小
不適又久而病燥結潤以麻仁之類不應攻以硝黃之
類所遺者細僅一綫乃悟松脂粘挂於腸中積漸凝結
愈厚則其竅愈窄故束而至是也無藥可醫竟困頓至
死又見一服硫黃者膚裂如磔置冰上痛乃稍減古詩
云服藥求神仙多爲藥所誤豈不信哉

長城以外萬山環抱然皆坡陀如岡阜至王家營迤東
則欽崎秀拔皴皺皆含畫意蓋天開地獻靈氣之所鍾
故也有羅漢峯宛似一僧趺坐頭項胸腹臂肘歷歷可
數有磬錘峯卽水經注所稱武列水側有孤石雲舉者

也上豐下銳屹若削成余修熱河志時曾躡梯挽縷至
其下乃無數石卵與碎砂凝結而成亘古不圯莫明其
故有雙塔峯亭亭對立遠望如兩浮圖拔地湧出無路
可上或夜聞上有鐘磬經唄聲晝亦時有片雲徃來乾
隆庚戌

命守吏構木爲梯遣人登視一峯周圍一百六步上有
小屋屋中一几一香鑪中供片石鐫王仙生三字一峯
周圍六十二步上種韭二畦塍畛方正如園圃之所築
是決非人力所到不謂之仙蹤靈迹不得矣耳目之前
倘恍莫測尚如此講學家執其私見動曰此理之所無

不亦慎乎

距雙塔峯里許有關帝廟住持僧悟真云乾隆壬寅一夜大雷雨雙塔峯墜下一石佛今尚供廟中然僅粗石一片其一面畧似佛形而已此事在庚戌前八年毋乃以此峯向有靈異欲引而歸諸彼法歟疑以傳疑併附著之

同年蔡芳三言嘗與諸友游西山至深處見有微徑試緣而登寂無居人祇破屋數間苔侵草沒視壁上大書一我字筆力險勁因入觀之復有字迹諦審乃二詩其一曰溪頭散步遇隣家邀我同嘗嫩蕨芽攜手貪論南渡事不知觸折亞枝花其二曰酒酣醉臥老松前露下空山夜悄然野鹿經年相見熟也來分我綠苔眠不著年月姓名味其詞意似前代遺民或以為仙筆非也又

表弟安中寬昔隨木商出古北口因訪友至古爾板蘇

巴爾漢

俗稱三座塔即唐之營州遼之興中府也

居停主人云山家嘗捕得

一鹿方縛就澗邊屠割忽繩寸寸斷蹶然逸去遙見對山一戴笠人似舉手指畫疑其以術禁制之是山陡立古無人踪或者其仙歟

先師何勵菴先生諱琇雍正癸丑進士官至宗人府主事宦途坎坷貧病以終著有樵香小記多考證經史疑義今著錄四庫全書中為詩頗喜陸放翁一日作詠懷詩曰冷署蕭條早放衙閒官風味似山家偶來舊友尋棋局絕少餘錢落畫叉淺碧好儲消夏酒嫣紅已到殿

春花鏡中頻看頭如雪愛惜流光倍有加爲余書於扇
上姚安公見之沈吟曰何摧抑哀怨乃爾殆神志已頽
乎果以是年夏秋間謝世古云詩讖理或有之
趙鹿泉前輩言呂城吳呂蒙所築也夾河兩岸有二土
神祠其一爲唐汾陽王郭子儀已不可解其一爲袁紹
部將顏良更不省其所自來土人所禱頗有靈應所屬
境周十五里不許置一關帝祠置則爲禍有一縣令不
信值顏祠社會親往觀之故令伶人演三國志雜劇狂
風忽起捲蘆棚苫蓋至空中斗擲而下伶人有死者所
屬十五里內瘟疫大作人畜死亡令亦大病幾殆余謂

兩軍相敵各爲其主此勝彼敗勢不並存此以公義殺
人非以私恨殺人也其間以智勇之畧敗於意外者其
數在天不得而尤人以駑下之才敗於勝已者其過在
已亦不得而尤人張睢陽厲鬼殺賊以社稷安危爭是
一郡是爲君國而然非爲一已而然也使功成事定之
後歿於戰陣者皆挾以爲讐則古來名將無不爲鬼所
殛矣有是理乎且顏良受殲已久越一二千年曾無靈
響何忽今日而爲神何忽今日而報怨揆以天理殆必
不然是蓋廟祝師巫造爲詭語山妖水怪因民聽熒惑
而依託之劉敬叔異苑曰丹陽縣有袁雙廟真第四子

也真爲桓宣武誅便失所在太元中形見於丹陽求立廟未卽就功大有虎災被害之家輒夢雙至催功甚急百姓立祠於是猛暴用息常以二月晦鼓舞祈祠其日恒風雨至元嘉五年設奠訖村人邱都於廟後見一物人面鼉身葛巾七孔端正而有酒氣未知爲雙之神爲是物憑也余謂來必風雨其爲水怪無疑然則是事古有之矣

舅氏張公夢徵言

亦字尚文
諱景說

滄州吳家莊東一小庵歲

久無僧恒爲往來憇息地有月作人每於庵前遇一人招之坐談頗相投契漸與赴市沽飲情益款洽偶詢其

鄉貫居址其人愧謝曰與君交厚不敢欺實此庵中老狐也月作人亦不怖畏來往如初一日復遇挈烏銃相授曰余狎一婦余弟亦私與狎是盜嫂也禁之不止毆之則余力不敵憤不可忍將今夜伺之於路岐與決生死聞君善用銃俟交鬪時乞發以擊彼感且不朽月明如晝君望之易辨也月作人諾之卽所指處伏草間旣而私念曰其弟無禮誠當死然究所媚之外婦彼自有夫非嫂也骨肉之間宜善處置必致之死不太忍乎彼兄弟猶如此吾時與往來儻有睚眦慮且及我矣因乘其糾結不解發一銃而兩殺之棠棣之詩曰兄弟鬩于

國朝書畫記卷九
五
牆外禦其侮家庭交構未有不歸於兩傷者舅氏恆舉此事爲子姪戒蓋是人負兩狐歸嘗目睹也
司庖楊媪言其鄉某甲將死囑其婦曰我生無餘貲身後汝母子必凍餓四世單傳存此幼子今與汝約不拘何人能爲我撫孤則嫁之亦不限服制月日食盡則行囑訖閉目不更言惟呻吟待盡越半日乃絕有某乙聞其有色遣媒妁請如約婦雖許婚以尚足自活不忍行數月後不能舉火乃成禮合香之夜已滅燭就枕忽聞窗外嘆息聲婦識其聲欬知爲故夫之魂隔窗嗚咽語之曰君有遺言非我私嫁今夕之事於勢不得不然君

何以爲祟魂亦嗚咽曰吾自來視兒非來祟汝因聞汝啜泣卸粧念貧故使汝至於此心脾悽動不覺喟然耳某乙悸甚急披衣起曰自今以往所不視君子如子者有如日靈語遂寂後某乙耽玩艷妻足不出戶而婦恆惘惘如有失某乙倍愛其子以媚之乃稍稍笑語七八載後某乙病死無子亦別無親屬婦據其貲延師教子竟得遊泮又爲納婦生兩孫至婦年四十餘忽夢故夫曰我自隨汝來未暫離此因吾子事事得所汝雖日與彼狎暱而念念不忘我燈前月下背人彈淚我皆見之故不欲稍露形聲驚爾母子今彼已轉輪汝壽亦盡餘

情未斷當隨我同歸也數日果微疾以夢告其子不肯服藥荏苒遂卒其子奉棺合葬於故夫從其志也程子謂餓死事小失節事大是誠千古之正理然爲一身言之耳此婦甘辱一身以延宗祀所全者大似又當別論矣楊媪能舉其姓氏里居以碎璧歸趙究非完美隱而不書閔其遇悲其志爲賢者諱也又吾鄉有再醮故夫之三從表弟者兩家所居距一牛鳴地嫁後仍以親串禮回視其姑三數日必一來問起居且時有贍助姑賴以活歿後出貲斂葬歲恆遣人祀其墓又京師一婦少寡雖頗有姿首而鍼黹烹飪皆非所能乃謀於翁姑僞

稱己女鬻爲宦家妾竟養翁姑終身是皆墮節之婦原不足稱然不念舊恩亦足勵薄俗君子與人爲善固應不沒其寸長講學家持論務嚴遂使一時失足者無路自贖反甘心於自棄非教人補過之道也

慧燈和尚言有舉子於豐宜門外租小庵過夏地甚幽僻一日得揣摩祕本於燈下手鈔聞窗外似窸窣有人試問爲誰外應曰身是幽魂沈滯於此不聞書聲者百餘年矣連日聽君諷誦棖觸夙心思一晤談以消鬱結與君氣類幸勿相驚語訖揭簾徑入舉止溫雅甚有士風舉子惶怖呼寺僧僧至鬼亦不畏指一椅曰師且坐

不言鬼國冊子可作誌也
符似

我故識師師素樸野無叢林市井氣可共語也僧及舉
子俱踧踏不能答鬼乃採取所錄書纔閱數行遽擲之
於地奄然而滅

楊雨亭言萊州深山有童子牧羊日恆亾一二大爲主
人朴責留意偵之乃二大蛇從山罅出吸之吞食其巨
果一蛇裂腹死懼其偶之報復不敢復牧於是地時往
潛伺寂無形迹意其他徙矣半載以後貪是地水草勝
他處仍驅羊往牧牧未三日而童子爲蛇吞矣蓋潛匿
不出以誘童子之來也童子之父有心計陽不搜索而

陰祈營弁藏一礮於深草中時密往伺察兩月以外見
石上有蜿蜒痕乃載燧夜伏其旁蛇果下飲於澗藪藪
有聲遂一發而糜碎焉還家之後忽發狂自搗曰汝計
殺我夫我計殺汝子適相當也我已深藏不出汝又百
計以殺我則我爲枉死矣今必不舍汝越數日而卒俚
諺有之曰角力不解必同仆地角飲不解必同沈醉斯
言雖小可以喻大矣

孟鷺洲自記巡視臺灣事曰乾隆丁酉偶與友人扶乩
乩贈余以詩曰乘槎萬里渡滄溟風雨魚龍會百靈海
氣粘天迷島嶼潮聲簸地走雷霆鯨波不阻三神鳥鮫

恍惚似有理性若如物不
日當其年則量不計殺之也
若謂一命者一命則與日當
命之年以命命抵一命則
理殊情

室爭看二使星記取白雲飄渺處有人同望蜀山青時
將有巡視臺灣之役余疑當往數日果

命下六月啟行八月至廈門渡海駐半載始歸歸時風
利一晝夜即登岸去時飄蕩十七日險阻異常初出廈
門即雷雨交作雲霧晦冥信帆而往莫知所適忽腥風
觸鼻舟人曰黑水洋也其水比海水凹下數十丈濶數
十里長不知其所極黝然而深視如潑墨舟中搖手戒
勿語云其下即龍宮為第一險處度此可無虞矣至白
水洋遇巨魚鼓鬣而來舉其首如危峯障日每一撥刺
浪涌如山聲砰訇如霹靂移數刻始過盡計其長當數

百里舟人云來迎天使理或然歟既而颶風四起舟幾
覆沒忽有小鳥數十環繞檣竿舟人喜躍稱天后来拯
風果頓止遂得泊澎湖

聖人在上百神效職不誣也遐思所歷一一與詩語相
符非鬼神能前知歟時先大夫尚在堂聞余有過海之
役命兄到赤嵌來視余遂同登望海樓并末二句亦巧
合益信數皆前定非人力所能為矣戊午秋扈從灤陽
與曉嵐宗伯話及宗伯方草灤陽續錄因書其大畧付
之或亦足資談柄耶以上皆鷺洲自序考唐鍾輅作定命錄大
旨在戒人躁競毋涉妄求此乩仙預告未來其語皆驗

閱後亭堂筆記卷之九
九
可使人知無關禍福之驚恐與無心聚散之踪跡皆非
偶然亦足消趨避之機械矣

高密單作虞言山東一巨室無故家中廩自焚以爲偶
遺火也俄怪變數作闔家大擾一日廳事上砰礚有聲
所陳設器玩俱碎主人性素剛勁厲聲叱問曰青天白
日之下是何妖魅敢來爲祟吾行訴爾於神矣梁上朗
然應曰爾好射獵多殺我子孫銜爾次骨至爾家伺隙
八年矣爾祖宗澤厚福運未艾中雷神竈君門尉禁我
弗使動我無如何也今爾家兄弟外爭妻妾內訌一門
各分明黨儼若寇讐敗徵已見辰氣應之諸神不歆爾

祀邪鬼已闕爾室故我得而甘心焉爾尚憤憤哉其聲
憤厲家眾共聞主人悚然有思撫膺太息曰妖不勝德
古之訓也德之不修於妖乎何尤乃呼弟及妻妾曰禍
不遠矣幸未及也如能共釋宿憾各逐私黨翻然一改
其所爲猶可以救今日之事當自我始爾等聽我祖宗
之靈子孫之福也如不聽我我披髮入山矣反覆開陳
引咎自責淚泫泫漬衣袂眾心感動並伏几哀號立逐
離間奴婢十餘人凡彼此相軋之事並一時頓改執豕
於牢歃血盟神曰自今以往懷二心者如此豕方彼此
謝罪聞梁上頓足曰我復讐而自漏言我之過也夫嘆

國朝詩林卷之六
三
詔而去此乾隆八九年間事

侍姬明珩粗知文義亦能以常言成韻語嘗夏夜月明
窗外夾竹桃盛開影落枕上因作花影詩曰絳桃映月
數枝斜影落窗紗透帳紗三處婆婆花一樣只憐兩處
是空花意頗自喜次年竟病歿其婢玉臺侍余二年餘
年甫十八亦相繼天逝兩處空花遂成詩讖氣機所動
作者殊不自知也

一庖人隨余數年矣今歲扈從灤陽忽無故束裝去借
住於附近巷中蓋挾余無人烹飪故居奇以索高價也
同人皆爲不平余亦不能無憤恚旣而忽憶武強劉景

南官中書時極貧窘一家奴偃蹇求去景南送之以詩
曰饑寒迫汝各謀生送汝依依尚有情留取他年相見
地臨階惟嘆兩三聲忠厚之意溢於言表再三吟誦覺
褊急之氣都消

同治十年二月九日徐柳石閱畢記評

閱微草堂筆記卷十九

閱微草堂筆記卷二十

灤陽續錄二

觀弈道人撰

一館吏議叙得經歷需次會城久不得差遣困頓殊甚
 上官有憐之者權令署典史乃大作威福復以氣焰轢
 同僚緣是以他事落職邵二雲學士偶話及此因言其
 鄉有人方夜讀聞窗櫺有聲諦視之紙裂一罅有兩小
 手擘之大纔如瓜子卽有一小人躍而入綵衣紅履頭
 作雙髻眉目如畫高僅二寸餘掣案頭筆舉而旋舞往
 來騰踏於硯上拖帶墨瀋書卷俱汚此人初甚錯愕坐
 觀良久覺似無他技乃舉手撲之噉然就執蹠踟掌握

之中音呦呦如蟲鳥似言乞命此人恨甚徑於燈上燒
殺之滿室作枯柳木氣迄無他變鍊形甫成毫無幻術
而肆然侮人以取禍其此吏之類歟此不知寔有其事
抑二雲所戲造然聞之亦足以戒也

昌吉守備劉德言昔征回部時因有急檄取珠爾土斯
路馳往陰晦失道十餘騎皆迷裹糧垂盡又無水泉姑
坐樹根冀天晴辨南北見厓下有人馬骨數具雖風雪
剝蝕衣械並朽察其形製似是我兵因對之慨嘆曰再
兩日不晴與君輩在此為侶矣頃之旋風起林外忽來
忽去似若相招試縱馬隨之風即前導試暫憩息風亦

骨誤鳥乎刻石誤

不行曉然知為斯鳥之靈隨之返行三四十里又度嶺
兩重始得舊路風亦歛然息矣眾哭拜之而去嗟乎生
既捐軀魂猶報國精靈長在而名氏翳如是亦可悲也
已

謂無神仙或云遇之謂有神仙又不恆遇劉向葛洪陶
宏景以來記神仙之書不啻百家所記神仙之名姓不
啻千人然後世皆不復言及後世所遇又自有後世之
神仙豈保固精氣雖得久延而究亦終歸遷化耶又神
仙清淨方士幻化本各自一途諸書所記凡幻化者皆
曰神仙殊為無別有王媪者房山人家在深山嘗告先

人孫為鬼、命能長存、其
聖賢之家、傑之、名、士、則、其
精、氣、直、上、古、亦、如、神、仙
之、性、之、心、則、成、乃、其、性、也
洞、窟、先、生、一、刻、則、出、手、其
類、矣、故、其、千、年、亦、海、人
得、有、遇、鬼、之、此、此、亦、以
樂、福、年、柳

母張太夫人曰山有道人年約六七十居一小庵拾山果爲糧掬泉而飲日夜擊木魚誦經從未一至人家有就其庵與語者不甚酬答餽遺亦不受王媪之姪傭於外一夕歸省母過其庵前道人大駭曰夜深虎出爾安得行須我送爾往乃琅琅擊木魚前導未半里果一虎突出道人以身障之虎自去道人不別亦自去後忽失所在此或似仙歟從叔梅庵公言嘗見有人使童子登三層明樓上北方以覆瓦者爲暗樓上層作雉堞形以備禦寇者爲明樓以手招之翩然而下一無所損又以銅盃投溪中呼之徐徐自浮出此皆方士禁制之術非神仙也舅氏張公健亭言磚

河農家牧數牛於野忽一時皆暴死有道士過之曰此非真死爲妖鬼所攝耳急灌以吾藥使藏府勿壞吾爲爾劾治召其魂因延至家禹步作法約半刻牛果皆蹶然起留之飯不顧而去有知其事者曰此先以毒草置草中後以藥解之耳不肯受謝示不圖財爲再來熒惑地也吾在山東見此人行此術矣此語一傳道士遂不復至是方士之中又有真僞何槩曰神仙哉

李南澗言其鄰縣一生故家子也少年佻達頗漁獵男色一日自親串家飲歸距城稍遠雲陰路黑度不及入微雪又簌簌下方躊躇間見十許步外有燈光遣僕往

視則茅屋數間四無居人屋中惟一童一嫗問有棲止處否嫗曰子久出外惟一孫與我住此尚有空屋兩間不嫌湫隘可權宿也遂呼童繫二馬樹上而邀生入坐嫗言老病須早睡囑童應客童年約十四五衣履破敝而眉目極姣好試挑與言自吹火煮茗不甚答漸與諧笑微似解意忽乘間悄語曰此地密邇祖母房雪晴當親至公家乞賞也生大喜慰解繡囊玉玦贈之亦羞澁而受軟語良久乃掩門持燈去生與僕倚壁倦憇不覺昏睡比醒則屋已不見乃坐人家墓柏下狐裘貂冠衣袴鞞襪俱已褫無寸縷矣裸露雪中寒不可忍二馬亦

不知所在幸僕衣未褫乃脫其敝裘蔽上體蹙蹙而歸詭言遇盜俄二馬識路自歸已盡翦其尾鬣衣冠則得於溷中並狼藉污穢灼然非盜無可置詞僕始具洩其情狀乃知輕薄招侮爲狐所戲也

戊子昌吉之亂先未有萌也屯官以八月十五夜犒諸流人置酒山坡男女雜坐屯官醉後逼諸流婦使唱歌遂頃刻激變戕殺屯官劫軍裝庫據其城十六日曉報至烏魯木齊大學士溫公促聚兵時班兵散在諸屯城中僅一百四十七人然皆百戰勁卒視賊蔑如也溫公率之卽行至紅山口守備劉德叩馬曰此去昌吉九十

此陣通與也柳

里我馳一日至城下是彼逸而我勞彼坐守而我仰攻非百餘人所能辦也且此去昌吉皆平原瑪納斯河雖稍濶然處處策馬可渡無險可扼所可扼者此山口一線路耳賊得城必不株守其勢當卽來公莫如駐兵於此借陡崖遮蔽賊不知多寡俟其至而扼險下擊是反攻爲守反勞爲逸賊可破也温公從之及賊將至德左執紅旗右執利刃令於眾曰望其塵氣雖不過千人然皆亡命之徒必以死鬪亦不易當幸所乘皆屯馬未經戰陣受創必反走爾等各擎鎗屈一膝跪但伏而擊馬馬逸則人亂矣又令曰望影鳴鎗則鎗不及賊火藥先

盡賊至反無可用爾等視我旗動乃許鳴鎗敢先鳴者手刃之俄而賊眾鎗爭發砰訇動地德曰此皆虛發無能爲也迨鉛丸擊前隊一人傷德曰彼鎗及我我鎗必及彼矣舉旗一揮眾鎗齊發賊馬果皆橫逸自相衝擊我兵譟而乘之賊遂殲焉温公嘆曰劉德狀貌如村翁而臨陣鎮定乃爾叅將都司徒善應對趨蹌耳故是役以德爲首功然捷報不能縷述曲折今詳著之庶不湮沒焉

由烏魯木齊至昌吉南界天山無路可上北界葦湖連天無際淤泥深丈許入者輒滅頂賊之敗也不西還據

昌吉而南北橫奔悉入絕地以爲惶遽迷瞶也後執俘
訊之皆曰驚潰之時本欲西走忽見關帝立馬雲中斷
其歸路故不得已而旁行冀或匿免也神之威靈乃及
於二萬里外

國家之福祚又能致神助於二萬里外蝟鋒蟾斧潢池
盜弄何爲哉

昌吉未亂以前通判赫爾喜奉檄調至烏魯木齊核檢
倉庫及聞城陷憤不欲生請於溫公曰屯官激變其反
未必本心願單騎迎賊於中途諭以利害如其縛獻渠
魁可勿勞征討如其梟獍成羣不肯反正則必手刃其

帥不與俱生溫公阻之不可竟橐鞬馳去直入賊中以
大義再三開導賊皆曰公是好官此無與公事事已至
此勢不可回遂擁至路旁置之去知事不濟乃掣刀奮
力殺數賊格鬪而死當時公論惜之曰屯官非其所屬
流人非其所治無所謂狗縱也釁起一時非預謀不軌
無所謂失察也奉調他出身不在署無所謂守禦不堅
與棄城逃遁也所劫者軍裝庫營弁所掌無所謂踈防
也於理於法皆可以無死而終執城存與存城亡與亡
之一言甘以身殉推是志也雖爲常山睢陽可矣故於
其柩歸罔不哭奠而於屯官之殘骸歸

屯官爲賊以鐵
劊自踵寸寸劊

至頂亂定後無焚一陌紙錢者
始掇拾之

朱青雷言曾見一長卷字大如杯怪偉極似張二水首
題紀夢十首而蠹蝕破爛惟二首尚完整可讀其一曰
夢到蓬萊頂瓊樓碧玉山波浮天半壁日湧海中間遙
望仙官立翻輪野老閒雲帆三十丈高掛徑西還其二
曰鬱鬱長生樹層層太古苔空山未開鑿元氣尚胚胎
靈境在何處夢游今幾回最憐魚鳥意相見不驚猜年
月姓名皆已損失不知誰作也嘗爲李玉典書扇併附
以跋或曰此青雷自作託之古人然青雷詩格婉秀如
秦少游小石調與二詩筆意不近或又曰詩字皆似張

東海東海集余昔曾見不記有此二詩否待更考之

青雷

跋謂前詩後四句未經人道然昌黎詩我能屈曲自
世間安能從汝求神仙卽是此意特襲取無痕耳

同郡有富室子形狀擁腫步履蹣跚又不修邊幅垢膩
恆滿面然好遊狹斜遇婦女必注視一日獨行遇幼婦
風韻絕佳時新雨泥濘遽前調之曰路滑如是嫂莫要
扶持否幼婦正色曰爾勿憤憤我是狐女平生惟拜月
鍊形從不作媚人採補事爾自顧何物乃敢作是言行
且禍爾遂掬沙屑灑其面驚而却步忽墮溝中努力踊
出幼婦已不知所往矣自是心恆惴惴慮其爲祟亦竟
無患數日後友人邀飲有新出小妓侑酒諦視卽前幼

婦也疑似惶惑罔知所措強試問之曰某日雨後曾往東村乎妓漫應曰姊是日往東村視阿姨吾未往也姊與吾貌相似公當相見耶語殊恍惚竟莫決是怪是人是一是二乃託故逃席去去後妓述其事曰寔憎其醜態且懼行強暴姑誑以偽詞冀求解免幸其自仆遂匿於麥場積柴後不虞其以為真也席中莫不絕倒一客曰既入青樓焉能擇客彼固能千金買笑者也盍挈爾詣彼乎遂偕之同往具述妓翁姑及夫名氏其疑乃釋妓姊妹即所謂大楊二楊者當時各士多作楊柳枝詞皆借寓其姓也妓復謝以小時固識君昨喜見憐故答以戲謔何期反致唐突深為歉仄

紅樓二白有誤病

敢抱衾枕以自贖吐詞嫺雅姿態橫生遂大為所惑留連數夕召其夫至計月給夜合之資狎暱經年竟殞於消渴先兄晴湖曰狐而人則畏之畏死也人而狐則非惟不畏且不畏死是尚為能充其類也乎行且禍汝彼固先言是子也死於妓仍謂之死於狐可也郭大椿郭雙桂郭三槐兄弟也三槐屢侮其兄且詣縣訟之歸憇一寺見緇袍滿座梵唄競作主人雖吉服而容色慘沮宣䟽通誠之時淚隨聲下叩之寺僧曰某公之兄病危為叩佛祈福也三槐癡立良久忽發顛狂頓足捶胸而呼曰人家兄弟如是耶如是一語反覆不已

按至家不寢不食仍頓足捶胸誦此一語兩三日不止
大椿雙桂故別住聞信俱來持其手哭曰弟何至是三
槐又癡立良久突抱兩兄曰兄固如是耶長號數聲一
踊而絕咸曰神殛之非也三槐愧而自咎此聖賢所謂
改過釋氏所謂懺悔也苟充是志雖田荆姜被均所能
爲神方許之安得殛之其一慟立殞直由感動於中天
良激發自覺不可立於世故一瞑不視戢影黃泉豈神
之禱其魄哉惜知過而不知補過氣質用事一往莫收
無學問以濟之無明師益友以導之無賢妻子以輔之
遂不能惡始美終以圖晚蓋是則其不幸焉耳昔田氏

昔謂世道皆由心之所
入商之氣未

姊買一小婢倡家女也聞人誚鄰婦淫亂瞿然驚曰是
不可爲耶吾以爲當如是也後嫁爲農家妻終身貞潔
然則三槐悖理正坐不知故子弟當先使知禮
朝鮮使臣鄭思賢以棋子兩奩贈子皆天然圓潤不似
人工云黑者海灘碎石年久爲潮水衝激而成白者爲
小車渠殼亦海水所磨瑩皆非難得惟檢尋其厚薄均
輪郭正色澤勻者日積月累比較抽換非一朝一夕之
力耳置之書齋頗爲雅玩後爲范大司農取去司農歿
後家計蕭然今不知在何所矣
海中三島十洲崑崙五城十二樓詞賦家沿用久矣朝

長徵草堂筆言卷三
鮮琉球日本諸國皆能讀華書日本余見其五京地志
及山川全圖疆界袤延數千里無所謂仙山靈境也朝
鮮琉球之貢使則余嘗數數與談以是詢之皆曰東洋
自日本以外大小國土凡數十大小島嶼不知幾千百
中朝人所必不能至者每帆檣萬里商舶往來均不聞
有是說惟琉球之落漈似乎三千弱水然落漈之舟偶
值潮平之歲時或得還亦不聞有白銀宮闕可望而不
可卽也然則三島十洲豈非純構虛詞乎爾雅史記皆
稱河出崑崙考河源有二一出和闐一出蔥嶺或曰蔥
嶺其正源和闐之水入之或曰和闐其正源蔥嶺之水

入之雙流旣合亦莫辨誰主誰賓然蔥嶺和闐則皆在
今版圖內開屯列戍四十餘年卽深巖窮谷亦通耕牧
不論兩山之水孰爲正源兩山之中必有一崑崙確矣
而所謂瑤池懸圃珠樹芝田槩乎未見亦槩乎未聞然
則五城十二樓不又荒唐矣乎不但此也靈鷲山在今
拔達克善諸佛菩薩骨塔具存題記梵書一一與經典
相合尚有石室六百餘間卽所謂大雷音寺回部游牧
者居之我兵追勦波羅泥都霍集占曾至其地所見不
過如斯種種莊嚴似亦藻繪之詞矣相傳回部祖國以
銅爲城近西之回部云銅城在其東萬里近東之回部

云銅城在其西萬里彼此遙拜迄無人曾到其地因是以推恐南懷仁坤輿圖說所記五大人州珍奇靈怪均此類焉耳周編修書昌則曰有佛緣者然後能見佛界有仙骨者然後能見仙境未可以尋常耳目斷其有無曾見一道士游崑崙歸所言與舊記不殊也是則余不知之矣

蔡季寔殿撰有一僕京師長隨也狡黠善應對季寔頗喜之忽一日二幼子並暴卒其妻亦自縊於家莫測其故姑斂之而已其家有老嫗私語人曰是私有外遇欲毒殺其夫而後攜子以嫁陰市砒製餅餌待其夫歸不

虞二子竊食竟並死婦悔恨莫解亦遂併命然嫗昏夜之中窗外竊聽僅粗聞祕謀之語未辨所遇者爲誰亦無從究詰矣其僕旋亦發病死死後其同儕竊議曰主人惟信彼彼乃百計欺主人他事毋論卽如昨日四鼓詣圓明園侍班彼故縱駕車驟逸御者追之復不返更漏已促叩門借車必不及急使僮倩則曰風雨將來非五千錢人不往主人無計竟委曲從之不太甚乎奇禍或以是耶季寔聞之曰是死晚矣吾誤以爲解事人也楊槐亭前輩言其鄉有宦成歸里者閉門頤養不預外事亦頗得林下之樂惟以無嗣爲憂晚得一子珍惜殊

甚患痘甚危聞勞山有道士能前知自往叩之道士蹶然曰賢郎尚有多少事未了那能便死果遇良醫而愈後其子冶遊驕縱竟破其家流離寄食若敖之鬼遂餒鄉黨論之曰此翁無咎無譽未應遽有此兒惟蕭然寒士作令不過十年而宦橐逾數萬毋乃致富之道有不可知者在乎

槐亭又言有學茅山法者劾治鬼魅多有奇驗有一家爲狐所祟請往驅除整束法器尅日將行有素識老翁詣之曰我久與狐友狐事急乞我一言狐非獲罪於先生先生亦非有憾於狐也不過得其贄幣故爲料理耳

狐聞事定之後彼許餽廿四金今願十倍其數納於先生先生能止不行乎因出金置案上此人故貪恠當卽受之次日謝遣請者曰吾法能治凡狐耳昨召將檢查君家之祟乃天狐非所能制也得金之後意殊自喜因念狐旣多金可以術取遂考召四境之狐脅以雷斧火獄俾納賄焉徵索旣煩狐不勝擾乃共計盜其符印遂爲狐所憑附顛狂號叫自投於河羣狐仍攝其金去銖兩不存人以爲如費長房明崇儼也後其徒陰洩之乃知其致敗之故夫操持符印役使鬼神以驅除妖癘此其權與官吏侔矣受賂縱姦已爲不可又多方以盈其

裝頭珠而有者少何謂也
之言也

昔者算命之書也此亦
學由自作意與命合此亦
星士此言之者亦有後表之
事乎

谿壑天道神明豈逃鑒察微羣狐殺之雷霆之誅當亦
終不免也

天地高遠鬼神茫昧似與人無預而有時其應如響殫
人之智力不能與爭滄州上河涯有某甲女許字某乙
子兩家皆小康婚期在一二年內矣有星士過某甲家
阻雨留宿以女命使推星士沈思良久曰未攜筭書此
命不能推也覺有異窮詰之始曰據此八字側室命也
君家似不應至此且聞嫁已有期而干支無刑尅斷不
再醮此所以愈疑也有黠者聞此事欲借以牟利說某
甲曰君家貲幾何加以嫁女必多費益不支矣命既如

是不如先詭言女病次詭言女死市空棺速葬而夜攜
女走京師改名姓鬻為貴家妾則多金可坐致矣某甲
從之會有達官嫁女求美勝以二百金買之越月餘泛
舟送女南行至天妃閘門俱葬魚腹獨某甲女遇救
得生以少女無敢收養聞於所司所司問其由來女在
是家未久僅知主人之姓而不能舉其爵里惟父母姓
名居址言之鑿鑿乃移牒至滄州其事遂敗時某乙子
已與表妹結婚無改盟理聞某甲之得多金也憤恚欲
訟某甲窘迫願仍以女嫁其子其表妹家聞之又欲訟
紛紜膠轕勢且成大獄兩家故舊戚眾為調和使某甲

出貲往迎女而爲某乙子之側室其難乃平女還家後某乙子已親迎某乙以牛車載女至家見其姑苦辯非已意姑曰旣非爾意鬻爾時何不言有夫女無詞以應引使拜嫡女稍趨起姑曰爾買爲媵時亦不拜耶又無詞以應遂拜如禮姑終身以奴隸畜之此雍正末年事先祖母張太夫人時避暑水明樓知之最悉嘗語侍婢曰其父不過欲多金其女不過欲富貴故生是謀耳烏知非徒無益反失所本有哉汝輩視此可消諸妄念矣先四叔母李安人有婢曰文鸞最憐愛之會余寄書覓侍女叔母於諸姪中最喜余擬以文鸞贈私問文鸞亦

殊不拒叔母爲製衣裳簪珥已戒日脂車有妒之者嗾其父多所要求事遂沮格文鸞竟鬱鬱發病死余不知也數年後稍稍聞之亦如雁過長空影沈秋水矣今歲五月將扈從啟行摒擋小倦坐而假寐忽夢一女翩然來初不相識驚問爲誰凝立無語余亦遽醒莫喻其故也適家人會食余偶道之第三子婦余甥女也幼在外家與文鸞嬉戲又稔知其賁恨事瞿然曰其文鸞也耶因具道其容貌形體與夢中所見合是耶非耶何二十年來久置度外忽無因而入夢也詢其葬處擬將來爲樹片石皆曰邱隴已平久埋沒於荒榛蔓草不可識矣

姑錄於此以慰黃泉憶乾隆辛卯九月余題秋海棠詩
曰憔悴幽花劇可憐斜陽院落晚秋天詞人老大風情
減猶對殘紅一悵然宛似爲斯人詠也

宗室敬亭先生英郡王五世孫也著四松堂集五卷中
有拙鵲亭記曰鵲巢鳩居謂鵲巧而鳩拙也小園之鵲
乃十百其侶惟林是栖窺其意非故厭乎巢居亦非畏
鳩奪之也蓋其性拙視鳩爲甚殆不善於爲巢者故雨
雪霜霰毛羽離褪而朝陽一晞乃復羣噪於木杪其音
怡然似不以露栖爲苦且飛不高翥去不遠颺惟飲啄
於園之左右或時入主人之堂值主人食棄其餘便就

而置其喙主人之客來亦不驚起若視客與主人皆無
機心者然辛丑初冬作一亭於堂之北凍林四合鵲環
而棲之因名曰拙鵲亭夫鳩拙宜也鵲何拙然不拙不
足爲吾園之鵲也案此記借鵲寓意其事近在目前定
非虛構是亦異聞也先生之弟倉場侍郎宜公刻先生
集竟余爲校讐因掇而錄之以資談柄

瘍醫殷贊庵自深州病家歸主人遣楊姓僕送之楊素
暴戾眾名之曰橫去聲虎沿途尋釁無一日不與人競也
一日昏夜至一村旅舍皆滿乃投一寺僧曰惟佛殿後
空屋三楹然有物爲祟不敢欺也楊怒曰何物敢祟楊

橫虎正欲尋之耳促僧掃榻共贊庵寢贊庵心怯近壁
眠橫虎卧於外明燭以待人定後果有聲嗚嗚自外入
乃一麗婦也漸逼近榻楊突起擁抱之卽與接脣狎戲
婦忽現縊鬼形惡狀可畏贊庵戰栗齒相擊楊徐笑曰
汝貌雖可憎下體當不異人且一行樂耳左手攬其背
右手遽褪其袴將按置榻上鬼大號逃去楊追呼之竟
不返矣遂安寢至曉臨行語寺僧曰此屋大有佳處吾
某日還當再宿勿留他客也贊庵嘗以語滄州王友三
曰世乃有逼姦縊鬼者橫虎之名定非虛得
科場爲國家取人材非爲試官取門生也後以諸房額

數有定而分卷之美惡則無定於是有所撥房之例雍正

癸丑會試楊丈農先房

楊丈諱椿先姚安公之同年

撥入者十之七

楊丈不以介意曰諸卷寔勝我房卷不敢心存畛域使

黑白倒置也

此聞之座師介野園先生先生卽撥入楊丈房者也

乾隆壬戌會試

諸襄七前輩不受撥一房僅中七卷總裁亦聽之聞靜

儒前輩本房第一爲第二十名王銘錫竟無魁選任鈞

臺前輩乃一房兩魁戊辰會試朱石君前輩爲湯葑岡

前輩之房首實從金雨叔前輩房撥入是雨叔亦一房

兩魁矣當時均未異詞所刻同門卷余皆嘗親見也

庚辰會試錢籜石前輩以藍筆畫牡丹徧贈同事遂遞

相題詠時顧晴沙員外撥出卷最多朱石君撥入卷最
多餘題晴沙畫日深澆春水細培沙養出人間富貴花
好是艷陽三四月餘香風送到鄰家邊秋厓前輩和余
韻曰一番好雨淨塵沙春色全歸上苑花此是沈香亭
畔種上聲莫教移到野人家又題石君畫日乞得仙園花
幾莖嫣紅姹紫不知名何須問是誰家種到手相看便
有情石君自和之曰春風春雨剩枯莖傾國何曾一問
名心似維摩老居士天花來去不關情張鏡壑前輩繼
和曰墨搗青泥硯澆沙濃藍寫出洛陽花云何不著胭
脂染擬把因緣問畫家黛爲花片翠爲莖歐譜知居第

幾名却怪玉盤承露冷香山居士太關情蓋皆多年密
友脫略形骸互以虐謔爲笑樂初無成見於其間也蔣
文恪公時爲總裁見之曰諸君子跌宕風流自是佳話
然古人嫌隙多起於俳諧不如併此無之更全交之道
耳皆深佩其言蓋老成之所見遠矣錄之以志少年綺
語之過後來英俊慎勿效焉

科場填榜完時必捲而橫置於案總裁主考具朝服九
拜然後捧出堂吏謂之拜榜此誤也以公事論一榜皆
舉子試官何以拜舉子以私誼論一榜皆門生座主何
以拜門生哉或證以周禮拜受民數之文殊爲附會蓋

放榜之日當卽以題名錄進

呈錄不能先寫必拆卷唱一名榜填一名然後付以填榜之紙條寫錄一名今紙條猶謂之錄條以此故也必拜而送之猶拜摺之禮也榜不放錄不出錄不成榜不放故錄與榜必並陳於案始拜榜大錄小燈光晃耀之下人見榜而不見錄故誤認爲拜榜也厥後或繕錄未完天已將曉或試官急於復

命先拜而行遂有拜時不陳錄於案者久而視爲固然堂吏或因可無錄而拜遂竟不陳錄又因錄旣不陳可暫緩寫而追送遂至寫榜竣後無錄可陳而拜遂潛移

於榜矣嘗以問先師阿文勤公公述李文貞公之言如此文貞卽公巳丑座主也

翰林院堂不啟中門云啟則掌院不利癸巳開四庫全書館質郡王臨視司事者啟之俄而掌院劉文正公覺羅奉公相繼逝又門前沙隄中有土凝結成九儻或誤碎必損翰林癸未雨水衝激露其一爲兒童擲裂吳雲巖前輩旋歿又原心亭之西南隅翰林有父母者不可設坐坐則有刑剋陸耳山時爲學士毅然不信竟丁外艱至左角門久閉不啟啟則司事者有譴謫無人敢試不知果驗否也其餘部院亦各有禁忌如禮部甬道屏

此句甚事而不可不信而始試之
耶
此句果實難治之妄人可也
抑

門舊不加搭渡搭渡以巨木二方夾於門限坡陀如橋狀使堂官乘車者可從中入以免於旁繞錢籜石前輩不聽旋有

天壇燈杆之事者亦往往有應此必有理存焉但莫詳其理安在耳

相傳翰林院寶善亭有狐女曰二姑娘然未睹其形迹惟褚筠心學士齋宿時夢一麗人攜之行踰越牆壁如

踏雲霧至城根高麗館遇一老叟驚曰此褚學士二姑娘何造次乃爾速送之歸遂霍然醒筠心在清秘堂曾

自言之神姦機巧有時敗也多財恣橫亦有時敗也以神姦用

其財以多財濟其姦斯莫可究詰矣景州李露園言燕齊間有富室失偶見里人新婦而艷之陰遣一媪稅屋與鄰百計游說厚賂其舅姑使以不孝出其婦約勿使其子知又別遣一媪與婦家素往來者以厚賂游說其父母偽送婦還舅姑亦偽作悔意留之飯已呼婦入室矣俄彼此語相侵仍互詬逐婦歸亦不使婦知於是買休賣休與母家同謀之事俱無迹可尋矣既而二媪詐為媒與兩家議婚富室以憚其不孝辭婦家又以貧富非偶辭於是謀娶之計亦無迹可尋矣遲之又久復有親友為作合乃委禽焉其夫雖貧然故士族以迫於父

母無罪棄婦已怏怏成疾猶冀破鏡再合聞嫁有期遂憤鬱死死而其魂爲厲於富室合盃之夕燈下見形撓亂不使同衾枕如是者數夜改卜其晝婦又恚曰豈有故夫在旁而與新夫如是者又豈有三日新婦而白日閉門如是者大泣不從無如之何乃延術士劾治術士登壇焚符指揮叱咤似有所睹遽起謝去曰吾能驅邪魅不能驅冤魄也延僧禮懺亦無驗忽憶其人素頗孝故出婦不敢阻乃再賂婦之舅姑使諭遣其子舅姑雖痛孑然利其金姑共來怒詈鬼泣曰父母見逐無復住理且訟諸地下耳從此遂絕不半載富室竟死始訟得

直歎富室是舉使鄧思賢不能訟使包龍圖不能察且恃其錢神至能驅鬼心計可謂巧矣而卒不能逃幽冥之業鏡聞所費不下數千金爲歡無幾反以殞生雖謂之至拙可也巧安在哉

京師有張相公廟其緣起無考亦不知張相公爲誰士人或以爲河神然河神宜在涑水瀛縣間京師非所治也又密雲亦有張相公廟是實山區並非水國不去河更遠乎委巷之談殊未足徵信余謂唐張守珪張仲武皆曾鎮平盧考高適燕歌行序是詩實爲守珪作一則曰戰士軍前半死生美人帳下猶歌舞再則曰君不見

邊庭征戰苦至今猶憶李將軍於守珪大有微詞仲武則摧破奚寇有捍禦保障之功其露布今尚載文苑英華以理推之或土人立廟祀仲武未可知也行篋無書可檢俟扈從

閱微草堂筆記卷二十

閱微草堂筆記卷二十一

灤陽續錄三

觀弈道人撰

輪迴之說鑿然有之恆蘭臺之叔父生數歲卽自言前身爲城西萬壽寺僧從未一至其地取筆粗畫其殿廊門徑莊嚴陳設花樹行列往驗之一一相合然平生不肯至此寺不知何意此真輪迴也朱子所謂輪迴雖有乃是生氣未盡偶然與生氣湊合者亦實有之余崔莊佃戶商龍之子甫死卽生於隣家未彌月能言元旦父母偶出獨此兒在襁褓有同村人叩門云賀新歲兒識其語音遽應曰是某丈耶父母俱出房門未鎖請入室

小憇可也聞者駭笑然不久天逝朱子所云殆指此類
矣天下之理無窮天下之事亦無窮未可據其所見執
一端論之

德州李秋厓言嘗與數友赴濟南秋試宿旅舍中屋頗
敝陋而旁一院屋二楹稍整潔乃鎖閉之怪主人不以
留客將待富貴者居耶主人曰是屋有魅不知其狐與
鬼久無人居故稍潔非敢擇客也一友強使開之展襪
被獨臥臨睡大言曰是男魅耶吾與爾角力是女魅耶
爾與吾薦枕勿瑟縮不出也閉戶滅燭殊無他異人定
後聞窗外小語曰薦枕者來矣方欲起視突一巨物壓

身上重若磐石幾不可勝捫之長毛鬚鬚喘如牛吼此
友素多力因抱持搏擊此物亦多力牽拽起仆滾室中
幾徧諸友聞聲往視門閉不得入但聽其砰訇而已約
二三刻許魅要害中拳噉然遁此友開戶出見眾人環
立指天畫地說頃時狀意殊自得也時甫交三鼓仍各
歸寢此友將睡未睡聞窗外又小語曰薦枕者真來矣
頃欲相就家兄急欲先角力因爾唐突今渠已愧沮不
敢出妾敬來尋盟也語訖已至榻前探手撫其面指纖
如春葱滑澤如玉脂香粉氣馥馥襲人心知其意不良
愛其柔媚且共寢以觀其變遂引之入衾備極纏綰至

歡暢極時忽覺此女腹中氣一吸卽心神恍惚百脈沸湧昏昏然竟不知人比曉門不啟呼之不應急與主人破窗入嚙水噴之乃醒已儼然如病夫送歸其家醫藥半載乃杖而行自此豪氣都盡無復軒昂意興矣力能勝強暴而不能不敗於妖冶歐陽公曰禍患常生於忽微智勇多困於所溺豈不然哉

余家水明樓與外祖張氏家度帆樓皆俯臨衛河一日正乙真人舟泊度帆樓下先祖母與先母姑姪也適同歸寧聞真人能役鬼神共登樓自窗隙窺視見三人跪岸上若陳訴者俄見真人若持筆判斷者度必邪魅事

遣僕偵之僕還報曰對岸卽青縣境青縣有三村婦因拾麥俱僵於野以爲中暑昇之歸乃口俱喃喃作譫語至今不死不生知爲邪魅聞天師舟至並來陳訴天師亦莫省何怪爲書一符鈴印其上使持歸焚於拾麥處云姑召神將勘之數日後喧傳三婦爲鬼所劫天師劾治得復生久之乃得其詳曰三婦魂爲眾鬼攝去擁至空林欲迭爲無禮一婦俛首先受污一婦初枝拒鬼挪揄曰某日某地汝與某幽會林叢內我輩環視嬉笑汝不知耳遽詐爲貞婦耶婦猝爲所中無可置辯亦受污十餘鬼以次媾褻狼藉困頓殆不可支次牽拽一婦婦

卷之三
怒詈曰我未曾作無恥事爲汝輩所挾妖鬼何敢爾舉
手批其頰其鬼奔仆數步外眾鬼亦皆辟易相顧曰是
有正氣不可近誤取之矣乃共擁二婦入深樹而棄此
婦於田塍遙語曰勿相怨稍遲遣阿姥送汝歸正旁皇
尋路忽一神持戟自天下直入林中卽聞呼號乞命聲
頃刻而寂神攜二婦出曰鬼盡誅矣汝等隨我返恍惚
如夢已回生矣往詢二婦皆呻吟不能起其一本倚市
門歎息而已其一度此婦必洩其語數日移家去余常
疑婦烈如是鬼安敢攝先兄晴湖曰是本一庸人婦未
遭患難無從見其烈也迨觀兩婦之賤辱義憤一激烈

心陡發剛直之氣鬼遂不得不避之故初誤觸而終不
敢干也夫何疑焉

劉書臺言其鄉有導引求仙者坐而運氣致手足拘攣
然行之不輟有聞其說而悅之者禮爲師日從受法久
之亦手足拘攣妻孥患其閒廢致鬱結乃各製一椅恆
昇於一室使對談丹訣二人促膝共語寒暑無間恆以
爲神仙奧妙天下惟爾知我知無第三人能解也人或
竊笑二人聞之太息曰朝菌不知晦朔螻蛄不知春秋
信哉是言神仙豈以形骸論乎至死不悔猶囑子孫祕
藏其書待五百年後有緣者或曰是有道之士託廢疾

以自晦也余於雜書稍涉獵獨未一閱丹經然歟否歟
非門外人所知矣

安公介然言束州有貧而鬻妻者已受幣而其妻逃鬻
者將訟其人曰賣休買休厥罪均幣且歸官君何利焉
今以妹償是君失一再婚婦而得一室女也君何不利
焉鬻者從之或曰婦逃以全貞也或曰是欲鬻其妹而
畏人言故託諸不得已也既而其妻歸復從人逃皆曰
天也

程編修魚門言有士人與狐女狎初相遇卽不自諱曰
非以採補禍君亦不欲託詞有夙緣特悅君美秀意不
自持耳然一見卽戀戀不能去儻亦夙緣耶不數數至
曰恐君以耽色致疾也至或遇其讀書作文則去曰恐
妨君正務也如是近十年情若夫婦士子久無子嘗戲
問曰能爲我誕育否耶曰是不可知也夫胎者兩精相
搏翕合而成者也媾合之際陽精至而陰精不至陰精
至而陽精不至皆不能成皆至矣時有先後則先至者
氣散不攝亦不能成不先不後兩精並至陽先衝而陰
包之則陽居中爲主而成男陰先衝而陽包之則陰居
中爲主而成女此化生自然之妙非人力所能爲故有
一合卽成者有千百合而終不成者故曰不可知也問

變生何也曰兩氣並盛遇而相衝正衝則歧而二偏衝則其一陽多而陰少陽卽包陰其一陰多而陽少陰卽包陽故二男二女者多亦或一男一女也問精必歡暢而後至幼女新婚畏縮不暇乃有一合而成者陰精何以至耶曰燕爾之際兩心同悅或先難而後易或貌瘁而神怡其情旣洽其精亦至故或偶一遇之也問旣由精合必成於月信落紅以後何也曰精如穀種血如土膏舊血敗氣新血生氣乘生氣乃可養胎也吾曾侍仙妃竊聞講生化之源故粗知其槩愚夫婦所知能聖人有所不知能此之謂矣後士人年過三十鬚暴長狐忽

嘆曰是鬚鬚者如芒刺人何以堪見輒生畏豈夙緣盡耶初謂其戲語後竟不再來魚門多髯任子田因其納姬說此事以戲之魚門素聞此事亦爲失笑旣而曰此狐實大有詞辯君言之未詳遂具述其論如右以其頗有理致因追憶而錄存之

呂覽稱黎邱之鬼善幻人形是誠有之余在烏魯木齊軍吏巴哈布曰甘肅有杜翁者饒於貲所居故曠野相近多狐貉穴翁惡其夜中嗥呼悉薰而驅之俄而其家人見內室坐一翁廳事又坐一翁凡行坐之處又處處有一翁來徃殆不下十餘形狀聲音衣服如一拊擋指

技言極細必細心人所不能
必其名也其法精靈巧

事其妻之可於此必不能
收其務也其法精靈巧
六之也

揮家事亦復如一闔門大擾妻妾皆閉門自守妾言翁
腰有繡囊可辨視之無有蓋先盜之矣有教之者曰至
夜必入寢不納即返者翁也堅欲入者即妖也已而皆
不納即返又有教之者曰使坐於廳事而昇器物以過
詐仆碎之嗟惜怒叱者翁也漠然者即妖也已而皆嗟
惜怒叱喧呶一晝夜無如之何有一妓翁所暱也十日
恆三四宿其家聞之詣門曰妖有黨羽凡可以言傳者
必先知凡可以物驗者必幻化盍使至我家我故樂籍
無所顧惜使壯士執巨斧立榻旁我裸而登榻以次交
接其間反側曲伸疾徐進退與夫撫摩偎倚口舌所不

能傳耳目所不能到者纖芥異同我自意會雖翁不自
知妖決不能知也我呼曰斫即速斫妖必敗矣眾從其
言一翁啟衾甫入妓呼曰斫斧落果一狐腦裂死再一
翁稍趨起妓呼曰斫果驚竄去至第三翁妓抱而喜曰
真翁在此餘並殺之可也刀仗並舉殲其大半皆狐與
獾也其逃者遂不復再至禽獸夜鳴何與人事此翁必
掃其穴其擾實自取狐獾既解化形何難見翁陳訴求
免播遷遠逞妖惑其死亦自取也計其智數蓋均出此
妓下矣

吳青紆前輩言橫街一宅舊云有崇居者多不安宅主

病之延僧作佛事入夜放焰日時忽二女鬼現燈下向僧作禮曰師等皆飲酒食肉誦經拜懺殊無益卽焰口施食亦皆虛拋米穀無佛法點化鬼弗能得煩師傳語主人別延道德高者爲之則幸得超生矣僧怖且愧不覺失足落座下不終事滅燭去後先師程文恭公居之別延僧禪誦音響遂絕此宅文恭公歿後今歸滄州李臬使隨軒

表兄安伊在言縣人有與狐女昵者多以其婦夜合之資買簪珥脂粉贈狐女狐女常往來其家惟此人見之他人不見也一日婦詬其夫曰汝財自何來乃如此用

探所志珠不款言鞅

狐女忽闇中應曰汝財自何來乃獨責我聞者皆絕倒余謂此自伊在之寓言然亦足見惟無瑕者可以責人賽商鞅者不欲著其名氏里貫老諸生也挈家寓京師天資刻薄凡善人善事必推求其疵類故得此名錢敦堂編修歿其門生爲經紀棺衾贍恤妻子事事得所賽商鞅曰世間無如此好人此欲博古道之名使要津聞之易於攀援奔競耳一貧民母死於路跪乞錢買棺形容枯槁聲音酸楚人競以錢投之賽商鞅曰此指尸斂財尸亦未必其母他人可欺不能欺我也過一旌表節婦坊下仰視微哂曰是家富貴從僕如雲豈少秦宮馮

此公定於明家卦乃故志
刻於石以成全美一十年
此公之心術最忌是陰日
忌報官事

子都耶此事須核不敢遽言非亦不敢遽言是也平生
操論皆類此人皆畏而避之無敢延以教讀者竟困頓
以歿歿後妻孥流落不可言狀有人於酒筵遇一妓舉
止尚有士風訝其不類倚門者問卽其小女也亦可哀
矣先姚安公曰此老生平亦無大過但務欲其識加人
一等故不覺至是耳可不戒哉
乾隆壬午九月門人吳惠叔邀一扶乩者至降仙於余
綠意軒中下壇詩曰沈香亭畔艷陽天斗酒曾題詩百
篇二八嬌嬈親捧硯至今身帶御鑪烟滿城風葉薊門
秋五百年前感舊遊偶與蓬萊仙子遇相攜便上酒家

樓余曰然則青蓮居士耶批曰然趙春澗突起問曰大
仙斗酒百篇似不在沈香亭上楊貴妃馬嵬隕玉年已
三十有八似爾時不止十六歲大仙平生足迹未至漁
陽何以忽感舊遊天寶至今亦不止五百年何以大仙
誤記乩惟批我醉欲眠四字再叩之不動矣大抵乩仙
多靈鬼所托然尚實有所憑附此扶乩者則似粗解吟
詠之人鍊手法而爲之故必此人與一人共扶乃能成
字易一人則不能書其詩亦皆流連光景處處可用知
決非古人降壇也爾日猝爲春澗所中窘迫之狀可掬
後偶與戴庶常東原談及東原駭曰嘗見別一扶乩人

太白降壇亦是此二詩但改滿城為滿林薊門為大江耳知江湖游士自有此種稿本轉相授受固不足深詰

矣宋蒙泉前輩亦曰有一扶乩者至德州詩頃刻即成後檢之皆村書詩學大成中句也

田丈耕野統兵駐巴爾庫爾時即巴里坤坤字以吹唇聲讀之即庫爾之合聲

軍士鑿井得一鏡製作精妙銘字非隸非八分隸即今楷書

八分即今隸書似景龍鐘銘惟土蝕多剝損田丈甚寶惜之

常以自隨歿於廣西戎幕時以授余姊婿田香谷傳至

香谷之孫忽失所在後有親串戈氏於市上得之以還

田氏昨歲欲製為鏡屏寄京師乞余考定余付翁檢討

樹培推尋銘文知為唐物余為鐫其釋文於屏跌而題

不記銘詞為多記所見之符
大記釋例小說家好炫已
作其數為此石言又述之
尔

三詩於屏背曰曾逐氍毹車出玉門中唐銘字半猶存幾

回反覆分明看恐有崇徽舊手痕黃鵠無山返故鄉空

留鸞鏡沒沙場誰知土蝕千年後又照將軍髻上霜暫

別仍歸舊主人居然寶劍會延津何如指盡珍珠粉滿

匣龍吟送紫珍香谷孫自有題識亦鐫屏背叙其始末

甚詳夜燈隨錄載威信公岳公鍾琪西征時有裨將得

古鏡岳公求之不得其人遂遭禍正與田丈同時同地

疑即此鏡傳訛也

門人邱人龍言有赴任官舟泊灘河夜半有數盜執炬

露刃入眾皆懼伏一盜拽其妻起半跪啟曰乞夫人一

此種考中理

物夫人勿驚卽割一左耳敷以藥末曰數日勿洗自結
 痂愈也遂相率呼嘯去怖幾失魂其割果不出血亦不
 甚痛旋即平復以爲讐耶不殺不淫以爲盜耶未劫一
 物既不劫不殺不淫矣而又戕其耳旣戕其耳矣而又
 贈以良藥是專爲取耳來也取此耳又何意耶千思萬
 索終不得其所以然天下真有理外事也邱生曰苟得
 此盜自必有其所以然其所以然亦必在理中但定非
 我所見之理耳然則論天下事可據理以斷有無哉恒
臺曰此或採生折割之
黨取以煉藥似爲近之
 董天士先生前明高士以畫自給一介不妄取先高祖

不幸有三
 一曰身爲大醫而
 二曰命如終身不娶何如
 三曰此考高士殊不可解

厚齋公老友也厚齋公多與唱和今載於花王閣剩稿
 者尚可想見其爲人故老或言其有狐妾或曰天士孤
 僻必無之伯祖湛元公曰是有之而別有說也吾聞諸
 董空如曰天士居老屋兩楹終身不娶亦無僕婢并曰
 皆自操一日晨興見衣履之當著者皆整頓置手下再
 視則盥漱具已陳天士曰是必有異其妖將媚我乎窗
 外小語應曰非敢媚公欲有求於公難於自獻故作是
 以待公問也天士素有膽命之入入輒跪拜則娟靜好
 女也問其名曰溫玉問何求曰狐所畏者五曰凶暴避
 其盛氣也曰術士避其効治也曰神靈避其稽察也曰

有福避其旺運也曰有德避其正氣也然凶暴不恆有亦究自敗術士與神靈吾不爲非皆無如我何有福者運衰亦復玩之惟有德者則畏而且敬得自附於有德者則族黨以爲榮其品格卽高出儕類上公雖貧賤而非義弗取非禮弗爲儻準奔則爲妾之禮許侍巾櫛三生之幸也如不見納則乞假以虛名爲畫一扇題曰某年月日爲姬人溫玉作亦叨公之末光矣卽出精扇置几上濡墨調色拱立以俟天士笑從之女自取天士小印印扇上曰此姬人事不敢勞公也再拜而去次日晨興覺足下有物視之則溫玉笑而起曰誠不敢以賤體

此狐態度特勝于天士柳

玷公然非共榻一宵非親執媵御之役則姬人字終爲假托遂捧衣履侍洗漱訖再拜曰妾從此逝矣瞥然不見遂不再來豈明季山人聲價最重此狐女亦移於風氣乎然襟懷散朗有王夫人林下風宜天士之不拒也先姚安公曰子弟讀書之餘亦當使略知家事略知世事而後可以治家可以涉世明之季年道學彌尊科甲彌重於是黠者坐講心學以攀援聲氣樸者株守課冊以求取功名致讀書之人十無二三能解事崇禎壬午厚齋公攜家居河間避孟村土寇厚齋公卒後聞大兵將至河間又擬鄉居瀕行時比鄰一叟顧門神嘆

曰使今日有一人如尉遲敬德秦瓊當不至此汝兩曾伯祖一諱景星一諱景辰皆名諸生也方在門外束襪被聞之與辯曰此神荼鬱壘像非尉遲敬德秦瓊也叟不服檢邱處機西遊記爲證二公謂委巷小說不足據又入室取東方朔神異經與爭時已薄暮檢尋旣移時反覆講論又移時城門已闔遂不能出次日將行而大兵已合圍矣城破遂全家遇難惟汝曾祖光祿公曾伯祖鎮番公及叔祖雲臺公存耳死生呼吸間不容髮之時尚考證古書之真僞豈非惟知讀書不預外事之故哉姚安公此論余初作各種筆記皆未敢載爲涉及

兩曾伯祖也今再思之書癡尚非不佳事古來大儒似此者不一因補書於此

奴子劉福榮善製網罟弓弩凡弋禽獵獸之事無不能也析爨時分屬於余無所用其技頗鬱鬱不自得年八十餘尚健飯惟時一攜鳥銃散步野外而已其銃發無不中一日見兩狐臥隴上再擊之不中狐亦不驚心知爲靈物惕然而返後亦無他外祖張公水明樓有值更者范玉夜每聞瓦上有聲疑爲盜起視則無有潛踪偵之見一黑影從屋上過乃設機瓦溝仰臥以聽半夜聞機發有女子呼痛聲登屋尋視一黑狐折股死矣是夕

事之不可言也
不孝里居別此人之家
雲南某州之某家
述送某書之情味

此舉奸險之惡不作此何
考考不遇此書子之惡習
多前自一絲令與世僕
德之百忽仍考此令一親
必書信用官印考之編
詳考上司而已別也考
計留一考考令之考考
且已得丁親考考考
令大驚急考人憲信上
司要果皆已報不月已
其作丁親考官而歸區
考考云

聞屋上詈曰范玉何故殺我妾時隣有劉氏子為妖所
媚玉私度必是狐亦還詈曰汝縱妾淫奔不知自愧反
詈吾吾為劉氏子除患也遂寂無語然自是覺夜夜有
人以石灰滲其目交睫即來旋洗拭旋又如如是漸腫痛
潰裂竟至雙瞽蓋狐之報也其所見遜劉福榮遠矣一
老成經事一少年喜事故也

門人有作令雲南者家本苦寒僅攜一子一僮拮据往
需次會城久之得補一縣在滇中尚為膏腴地然距省
寫遠其家又在荒村書不易寄偶得魚雁亦不免浮沈
故與妻子幾斷音問惟於坊本搢紳中檢得官某縣而

已偶一狡僕舞弊杖而遣之此僕銜次骨其家事故所
備知因偽造其僮書云主人父子先後卒二棺今浮屠
佛寺當措資來迎並述遺命處分家事甚悉初令赴滇
時親友以其樸訥意未必得缺即得缺亦必惡後聞官
是縣始稍稍親近併有周郵其家者有時相餽問者其
子或有所稱貸人亦輒應且有以子女結婚者鄉人有
宴會其子無不與也及得是書皆大沮有來唁者有不
來唁者漸有索逋者漸有道途相遇似不相識者僮奴
婢媪皆散不半載門可羅雀矣既而令托入覲官寄千
二百金至家迎妻子始知前書之偽舉家破涕為笑如

在夢中親友稍稍復集避不敢見者頗亦有焉後令與所親書曰一貴一賤之態身歷者多矣一貧一富之態身歷者亦多矣若夫生而忽死死逾半載而復生中間情事能以一身親歷者僕殆第一人矣
門人福安陳坊言聞有人深山夜行倉卒失路恐愈迷愈遠遂坐厓下待天曉忽聞有人語時缺月微升畧辨形色似二三十人坐厓上又十餘人出沒叢薄間顧視左右皆亂冢心知爲鬼物伏不敢動俄聞互語社公來竊睨之衣冠文雅年約三十餘頗類書生殊不作劇場白鬚布袍狀先至厓上不知作何事次至叢薄對十餘

鬼太息曰汝輩何故自取橫亡使眾鬼不以爲伍饑寒可念今有少物哺汝遂撮飯撒草間十餘鬼爭取或笑或泣社公又太息曰此邦之俗大抵勝負之念太盛恩怨之見太明其弱者力不能敵則思自戕以累人不知自盡之案律無抵法徒自隕其生也其强者妄意兩家各殺一命卽足相抵則械鬪以洩憤不知律凡殺二命各別以生者抵不以死者抵死者方知悔之已晚生者不知爲之彌甚不亦悲乎十餘鬼皆哭俄遠寺鐘動一時俱寂此人嘗以告陳生陳生曰社公言之不如令長言之也然神道設教或挽回其一二亦未可知耳

嘉慶丙辰冬余以兵部尚書出德勝門監射營官以十刹海爲館舍前明古寺也殿宇門徑與劉侗帝京景物略所說全殊非復僧住一房佛亦住一房之舊矣寺僧居寺門一小屋余所居則在寺之後殿室亦精潔而封閉者多驗之有乾隆三十一年封者知曠廢已久余住東廊室內氣冷如冰熱數鑪不熱數燈皆黯黯作綠色知非佳處然業已入居姑宿一夕竟安然無恙奴輩住西廊皆不敢睡列炬徹夜坐廊下亦幸無恙惟聞封閉室中喁喁有人語聽之不甚了了耳轎夫九人入室酣眠天曉已死其一矣飭別覓居停乃移住真武祠祠中

道士云聞有十刹海老僧嘗見二鬼相遇其一曰汝何來曰我轉輪期未至偶此間游汝何來其一曰我縊魂之求代者也問居此幾年曰十餘年矣又問何以不得代曰人見我皆驚走無如何也其一曰善攻人者藏其機七首將出袖而神色怡然乃有濟也汝以怪狀驚之彼奚爲不走耶汝盍脂香粉氣以媚之抱衾薦枕以悅之必得當矣老僧素嚴正厲聲叱之歛然入地數夕後寺果有縊者此鬼可謂陰險矣然寺中所封閉似其鬼尚多不止此一二也

汪閣學曉園言有一老僧過屠市泣然流涕或訝之曰

其說長矣吾能記兩世事吾初世爲屠人年三十餘死
魂爲數人執縛去冥官責以殺業至重押赴轉輪受惡
報覺恍惚迷離如醉如夢惟惱熱不可忍忽似清涼則
已在豕欄矣斷乳後見人不潔心知其穢然饑火燔燒
五臟皆如焦裂不得已食之後漸通猪語時與同類相
問訊能記前身者頗多特不能與人言耳大抵皆自知
當屠割其時作呻吟聲者愁也目睫往往有濕痕者自
悲也軀幹癡重夏極苦熱惟汨沒泥水中少可然不常
得毛疎而勁冬極苦寒視犬羊軟毳厚穠有如仙獸遇
捕執時自知不免姑跳踉奔避冀緩須臾追得後蹴踏

此自宜一功爲結身耳
而云或載以舟車或置以
竿扛之或即日死或結玉
爲一似屠墜豕腹中者
情不精不台

頭項拗捩蹄肘繩勒四足深至骨痛苦若刃劊或載以舟
車則重疊相壓肋如欲折百脈涌塞腹如欲裂或貫以
竿而扛之更痛甚三木矣至屠市提擲於地心脾皆震
動欲碎或即日死或縛至數日彌難忍受時見刀俎在
左湯鑊在右不知著我身時作何痛楚輒簌簌戰栗不
止又時自顧已身念將來不知礫裂分散作誰家杯中
羹又悽慘欲絕比受戮時屠人一牽拽卽惶怖昏瞶四
體皆軟覺心如左右震蕩魂如自頂飛出又復落下見
刀光晃耀不敢正視惟瞑目以待剗剔屠人先劗刃於
喉搖撼擺撥瀉血益盎中其苦非口所能道求死不得

惟有長號血盡始刺心大痛遂不能作聲漸恍惚迷離
如醉如夢如初轉生時良久稍醒自視已爲人形矣冥
官以夙生尚有善業仍許爲人是爲今身頃見此猪哀
其荼毒因念昔受此荼毒時又借此持刀人將來亦必
受此荼毒三念交縈故不知涕淚之何從也屠人聞之
遽擲刀於地竟改業爲賣菜傭

曉園說此事時李滙川亦舉二事曰有屠人死其鄰村
人家生一猪距屠人家四五里此猪恆至屠人家中臥
驅逐不去其主人捉去仍自來繫以鎖乃已疑爲屠人
後身也又一屠人死越一載餘其妻將嫁方綵服登舟

猪既老往極肥腴而僅
有髮數毫極似猪形羊
屠既老往極瘦削長
鬚絕似羊每十年表見
之甚多不必問其轉生已
顯生知墜首此意中矣
蓋其氣自未盡以因不
必說說因果之於牽馬
方墜馬腹况劫業玉未
手

忽一猪突至怒目眈眈徑裂婦裙嚙其脛眾急救護共
擠猪落水始得鼓棹行猪自水躍出仍沿岸急追適風
利揚帆去猪乃懊喪自歸亦疑屠人後身怒其妻之琵琶
別抱也此可爲屠人作猪之旁證又言有屠人殺猪
甫死適其妻有孕卽生一女落蓐卽作猪號聲號三四
日死此亦可證猪還爲人余謂此卽朱子所謂生氣未
盡與生氣偶然湊合者別自一理又不以輪迴論也
汪編修守和爲諸生時夢其外祖史主事珥攜一人同
至其家指示之曰此我同年紀曉嵐將來汝師也因竊
記其衣冠形貌後以巴西拔貢應

廷試值余閱卷擢高等授官來謁時具述其事且云衣冠形貌與今毫髮不差以爲應夢迨嘉慶丙辰會試余爲總裁其卷適送余先閱凡房官薦卷皆由監試御史先送一主考閱定而復轉輪公復得中式殿試以第二人及第乃知夢爲是作也按人之有夢其故難明世說載衛玠問樂令夢樂云是想又云是因而未深明其所以然戊午夏扈從灤陽與伊子墨卿以理推求有念所專注凝神生象是爲意識所造之夢孔子夢周公是也有禍福將至朕兆先萌與見乎蓍龜動乎四體相同是爲氣機所感之夢孔子夢奠兩楹是也其或心緒齟亂精神恍惚心無定主遂現種

種幻形如病者之見鬼眩者之生花此意想之歧出者也或吉凶未著鬼神前知以象顯示以言微寓此氣機之旁召者也雖變化杳冥千態萬狀其大端似不外此至占夢之說見於周禮事近祈禳禮參巫覡頗爲攻周禮者所疑然其文亦見於小雅太人占之固鑿然古經載籍所傳雖不免多所附會要亦實有此術也惟是男女之愛骨肉之情有疑思結念終不一夢者則意識有時不能造倉卒之患意外之福有忽至而不知者則氣機有時不必感且天下之人如恆河沙數鬼神何獨示夢於此人此人一生得失亦必不一何獨示夢於此事

且事不可洩何必示之既示之矣而又隱以不可知之

象疑以不可解之語如西陽雜俎載夢得棗者謂棗字似兩來字重來者呼魄之象其人

果死朝野僉載崔湜夢座下聽講而照鏡謂座下聽講法從上來鏡字金旁竟也小說所記夢事如此迂曲者

不是鬼神日日造謎語不已勞乎事關重大示以夢可

也而猥瑣小事亦相告語如燉煌實錄載宋補夢人坐桶中以兩杖極打之占桶中

人為肉食兩杖象兩箸果得飽肉食之類不亦褻乎大抵通其所可通其不

可通者置而不論可矣至於謝小娥傳其父兄之魂既

告以為人切殺矣自應告以申春申蘭乃以田中走一

日夫隱申春以車中猴東門草隱申蘭使尋索數年而

後解不又慎乎此類由於記錄者欲神其說不必實有

是事凡諸家所占夢事皆可以是以觀之其法非太人之舊也

何純齋舍人何恭惠公之孫也言恭惠公官浙江海防

同知時嘗於肩輿中見有道士跪獻一物似夢非夢渙

然而醒道士不知所在物則宛然在手中乃一墨晶印

章也辨驗其文鐫青宮太保四字殊不解其故後官河

南總督卒於任官制有河東總督無河南總督時公以河南巡撫加總督銜故當日有是稱

特贈太子太保始悟印章為神預告也案仕路升沈改

移不一惟身後飾終之典乃為一生之結局定命錄載

李迥秀自知當為侍中而終於兵部尚書身後乃贈侍

中又載張守珪自知當爲涼州都督而終於括州刺史
身後乃贈涼州都督知神註祿籍追贈與實授等也恭
惠公官至總督而神以贈官告其亦此意矣
高冠瀛言有人宅後空屋住一狐不見其形而能對面
與人語其家小康或以爲狐所助也有信其說者因此
人以求交於狐狐亦與款洽一日欲設筵饗狐狐言老
而饜饜乃多設酒餼以待比至日暮有數狐醉倒現形
始知其呼朋引類來也如是數四疲於供給衣物典質
一空乃微露求助意狐大笑曰吾惟無錢供酒食故數
就君也使我多財我當自醉自飽何所取而與君友乎

從此遂絕此狐可謂無賴矣然余謂非狐之過也

辛未正月十日下午十時閱以上二卷以子知產詳以此卷或
以益孝或以陸黃和碑批自後記將以名孝批本
今先及先談此在成石三月十日始陸黃名不甚
顯蓋則易于影染故終不以此批本七年用古花批
之似亦可也

